

## 第十回 慾則不剛假狐媚明制登徒 狹難迴避借虎勢暗傾西子

詞云：

探香有鼻，尋芳有眼，方不將花錯認。若教默默與昏昏，鮮不墮錦裯於溷。觸他抱恨，忤他生忿，一隙讒言輕進。霎時急雨猛風吹，早狼藉落紅成陣。

〈鵲橋仙〉

話說愛姐與公子廝鬧，因一脚將公子勾倒，就趁勢騎在公子身上，按住不放，也不打他，竟伏壓著不放。公子被他壓著，祇是歎氣。你道這赫公子是積年在外跑馬射箭、弄拳扯腿之人，前日被江家人圍住打他，尚被他打了出來，怎今日被愛姐一個女人，竟輕輕跌倒，就容他騎在身上，不能施展？大凡人著了真氣惱，則力被氣奪，就不能為我而用。今赫公子受了無數惡氣，又聽見說出是袁空的女兒，一時氣昏，手足俱已氣軟，口裏雖然嚷罵行兇，又見愛姐說出夫妻恩愛，就不比得與他人性命相搏了，竟隨手跌倒。又被愛姐將蘭麝香暗暗把裙褲都熏透，赫公子伏在愛姐身子底下，早一陣陣觸到鼻中來，引得滿體酥麻，到覺得有趣，好看起來，故讓他壓著，竟閉目昏迷，寂然不動了。你道愛姐這個賤法，是那個教的？就是父親袁空，曉得後來畢竟夫妻吵鬧，故教了他做個降龍伏虎的護身符。愛姐身子長大，祇壓得公子動也動不得。

房中幾個丫鬟忽見公子與主母吵鬧，也祇說是取笑，不期後來認真，上手交拳，在地上並疊做一塊，又不敢上前勸解。一時慌了手腳，連忙跑進去告知赫夫人，道：「公子在房中如此如此。」赫夫人聽了大驚，連忙帶了許多侍妾僕婦，齊到公子房中，見他二人滾在地下，抱緊不放。愛姐看見夫人走來，連忙大哭道：「婆婆夫人，快來救我。」夫人連忙上前說道：「你們小男小婦，做親得幾時，怎就如此無理起來，孩兒還不放手！」公子忽見母親走到面前，便連忙放手，推開立起。愛姐得放，扯著赫夫人崩天倒地的大哭，道：「我生是赫家人，死是赫家鬼，怎今日好端端來家，將媳婦這般毒打？若不是夫人婆婆早來，媳婦的性命被他打殺了。」說罷大哭。赫夫人道：「小姐，你不要與他一般見識。明日你父母聞知，象甚麼模樣。」又說：「我做婆婆的，沒家教了。小姐不要著惱，待我教訓他便了。」

赫公子聽了，便大嚷起來道：「他是甚麼小姐？他是假貨，他是賤貨！那裏是江家小姐？母親趁早與孩兒作主，趕他出去！」赫夫人聽見說不是江小姐，也就喫了一驚，連忙問道：「媳婦為何不姓江？可為我細說。」赫公子正要將打獵調著江閣老之事，說與母親知道，愛姐早隔開了公子，扯著赫夫人大哭道：「婆婆夫人，冤屈殺人。媳婦本自姓袁，那個說是江小姐？江小姐住的是筆花墅，媳婦借住的是雲門山王御史的花園，兩下相隔著二十餘里。你來娶時，燈火鼓樂，約有數百餘人。既是要娶江小姐，難道就沒一個人認得江閣老家住在那裏？為何一隻船，直撐到雲門山來，花一團、錦一簇，迎我上轎？若不是預先講明了娶我，我一個貧家女兒，怎敢輕易走到你王侯家做媳婦？就是當日被人哄瞞了，難道娶我進門之後，也不盤問一聲：你是姓江姓袁？為何今日花燭已結了，廟已見了，婆婆夫人已待我做媳婦，家中大小已認我為主母，就是薄幸狠心；已恩恩愛愛過了月餘，名分俱已定了，今不知聽了甚麼讒言，突然嫌起媳婦醜來；恨起媳婦貧賤來，要打殺媳婦，豈非冤屈？我媳婦雖然醜陋貧賤，卻是明媒正娶而來，又不是私通苟合，雖不敢稱三從四德，卻也並不犯七出之條。怎麼輕易說個打死，你須想一想，我袁氏如今已不是貧女，已隨夫而貴，做了赫王侯家的元配家婦了。你若真真打死我，祇怕就有兩衙門宮，參你償我之命了！」說罷大哭。

赫夫人聽了，方曉得是袁空掉綿包，指鹿為馬。心中雖然不悅，卻見媳婦說的這一番話，甚是有理，又甚中聽，又婆婆夫人叫不絕口。因想了一想，忽回嗔變喜，對公子說道：「人家夫婦皆是前生修結而成，非同容易。今他與你既做夫妻，也自然是前世有緣。不然，他一個窮父母的女兒，怎嫁得到我公侯之家做媳婦？雖借人力之巧，其中實有天意存焉。從來說醜醜做夫人，況他面貌，也還不算做醜陋，做人到也賢惠。這是他父親做的事，與他有甚相干？孩兒以後不可欺他。」愛姐見夫人為他調停，連忙拭淚上前跪下道：「不孝媳婦，帶累婆婆夫人受氣。今又解紛，使歸和好，其恩莫大，容媳婦拜謝。」連忙拜了四拜。赫夫人大喜，連忙扶了起來道：「難得你這樣孝順小心，可愛可敬。」因對公子說道：「他這般孝順於我，你還不遭母命快些過來相見？」

此時赫公子被愛姐這一番壓法，已壓得骨軟筋麻，況本心原有三分愛他，今見母親讚他許多好處，再暗暗看他這番哭泣之態，祇覺得堪愛堪憐，祇不好就倒旗杆，上前叫他。忽聽得母親叫他相見，便連忙走來，立在母親身邊，赫夫人忙將二人衣袖扯著道：「你二人快些見禮，以後再不可孩子氣了。」赫公子便對著愛姐，作了一個揖道：「母親之命，孩兒不敢推卻。」愛姐也忙斂袖慰懃，含笑回禮，二人依舊歡然。赫夫人見他二人和合，便自出房去了。赫公子久已動了虛火，巴不得要和合一番，一到夜間，就攬著愛姐上床和事去了。正是：

禿帚須隨破巴斗，青蠅宜配紫蝦蟆。

一打打成相識後，方知緊對不曾差。

這一夜，愛姐一陣風情，早把赫公子弄得舒心舒意，緊縛牢拴，再不敢言語了。到了次早，赫公子起來，出了房門，著人去尋袁空來說話。不期袁空早有幫閒先漏風聲與他，早連夜躲出門去了。及赫家家人來問時，穆氏在內，早回說道：「三日前，已往杭州望親戚去了。」家人祇得回覆公子，公子也不追問。過了些時，袁空打聽得女兒與公子相好，依舊來見公子，再三請罪道：「我祇因見公子著急娶親，江閣老又再三不肯，心中看不過意，故沒奈何行了個出妻獻子，以應公子之急。公子也不要惱我，豈不聞將酒勸人終無惡意。」公子道：「雖是好意，還該直說，何必行此詭計？如今總看令愛面上，不必提了。祇是我可恨那江老將我辱罵，此恨未消。今欲寫字與家父，在京中尋他些事端，叫人參他一本，你道如何？」袁空道：「他是告假休養的大臣，為人謹慎，又無甚過犯，同官俱尊重他的，怎好一時輕易處得？若驚動尊翁以後辯明，追究起來，還不是他無故而辱公子。依小弟看來，祇打聽他有甚事情，算計他一番為妙。」公子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」且不說他二人懷恨不題。

卻說那日江家兩個家人，一路遠遠的跟著赫公子來家，就在左右住下。將赫公子家中吵鬧，袁空假了小姐之名，嫁了女兒，故此前日山前相認，打聽得明明白白。遂連夜趕回，報知老爺。江章聽了，又笑又惱。正欲差人著府縣去拿袁空治罪，惹珠小姐聽了，連忙勸止道：「袁空借影指名，雖然可恨，然不過自家出醜，卻無傷於我。今處其人，赫公子未必不尋人兩解。此中過人無恥，

堪較量，望父親置之不問為高也。」江章聽了半晌，一時怒氣全消，說道：「孩兒之言，大有遠見，以後不必問了。」於是小姐歡歡喜喜，在拂雲樓日望雙星早來不題。

卻說雙星在路緊走，直走到七月中，方得到家。拜見了母親，兄弟雙辰也來見了。遂將別後事情細細說了一番，道：「孩兒出門，原是奉母命去尋訪媳婦，今幸江老伯將蕊珠小姐許與孩兒為婦，祇等孩兒秋闈儂倖，即去就親，幸不辱母親之命。」說罷，就將帶來江夫人送母親的禮物，逐件取出呈上。雙夫人看了道：「難得他夫妻這般好意待你，祇是媳婦定得太遠了些。但是你既中意，也說不得遠近了。且看你場事如何，再作商量。」雙星見場中也近，遂靜養了數日，然後入場。題目到手，有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。雙星出場，甚覺得意。三場畢，主試看了雙星文字，大加讚賞，道：「此文深得吳越風氣，非此地所有。」到填榜時，竟將雙星填中了解元。

不一時報到，雙家母子大喜，連忙打發報人。雙星謁拜過主考房師，使要來與江蕊珠成親，雙夫人不肯道：「功名大事，乘時而進，豈可為姻事停留。況江小姐之約，有待而成。孩兒還是會試過成親，更覺好看。」雙星便不敢再言。因見進京路遠，不敢在家耽擱，遂寫了一封家書，原著野鶴到浙江江家去報喜。又寫了一封私書，分付野鶴道：「此書你可悄悄付與彩雲姐，煩他致意小姐，萬不可使人看見，小心在意。」野鶴自起身去了。雙星遂同眾舉人，連夜起身去會試不題。

卻說這年是東宮太子十月大婚，聖旨傳出，要點選兩浙民間女子二十上下者，進宮聽選。遂差了數員太監，到各地方去撿選。這數員太監奉了聖旨，遂會齊在一處商議道：「這件事不可張揚。若民間曉得，將好女子隱匿藏開，或是亂嫁，故此往年選來的俱是平常，難中皇爺龍目。我們如今卻悄悄出了都門，到了各府縣地方，著在他身上，挨查送選。民間不做準備，便撿好的選來。倘蒙皇爺日後寵幸，也是我們一場大功。」眾太監聽了大喜，遂拈鬮派定，悄悄出京，連夜望江南兩浙而來。

單說浙省的太監，姓姚名尹，是個司禮太監，最有權勢，朝中大小官員，俱尊敬他。忽一日到了浙江，歇在北新關上，方著人報知錢塘、仁和兩縣。兩縣見報大驚，連忙著人飛報各上司，即著人收拾公館，自己打轎到船迎接。姚太監到了公館，不一時大小官員俱來相見。姚太監方說是奉密旨，點選幼女入宮。「因恐民間隱匿，無奇色女子出獻，故本監悄悄而來。今著合省府州縣官，不論鄉紳士庶，不論城郭居民，凡有女子之家，俱報名府縣，匿名造冊，送至本監，以定去留。若府州縣官，有奇色女子多者，論功陞賞。加數少將醜陋抵塞者，以違旨論罪。爾等各官，須小心在意。」眾官領命回衙，連夜做就文書，差人傳報一省十二府七十五縣去了。

不一日報到紹興府中，莫知府見奉密旨，即悄悄報知各縣，莫知府隨著地方總甲，各鄉各保以及媒婆賣婆，去家家挨查，戶戶搜尋。不一時鬧動了城裏城外，有女兒之家，聞了此信，俱驚得半死。也不論男女好醜，不問年紀多寡，祇要將女兒嫁了出去，便是萬幸。再過了兩日，連路上走過的標緻學生，也不問他有妻無妻，竟扯到家中就將女兒配他了。

早有袁空曉得此信，便來對赫公子說道：「外面奉旨點選幼女，甚是厲害。公子所恨之人，何不如此如此，也是一件妙事。」赫公子聽了，大喜道：「你說得大通，不可遲了。」隨即來見莫知府說道：「姚公奉旨來選美女，侍御東宮，此乃朝廷大事，隱諱不得。治生久知江鑒湖令愛蕊珠小姐，國色無雙，足堪上寵。老公祖何不指名開報，倘蒙上幸，老公祖大人，亦有榮寵之加矣。」莫知府道：「本府聞知江太師賢淑，已贅雙不夜久矣。開報之事，實為不便。」赫公子笑道：「此言無非為小弟前日求親起見，不願朱陳，故設詞推託。今其人尚在，而老公祖怎也為他推辭，莫非要攀承他是閣臣，而違背聖旨？況且有美於斯，捨之不報，而徒事旗幟東施，以塞責上官，深為不便。明日治生晉謁姚公，少不得一一報知，諒老公祖亦不能徇情也。」遂將手一拱，悻悻而去。

莫知府聽了赫公子這一番公報私仇之言，正欲回答，不期他竟不別而去。莫知府想了半日，竟沒有主意。因想道：「我若依他舉事，江太師面上，太覺沒情。況且他又已許人，豈有拆人姻緣之理？若不依他，他又倚勢欺人，定然報出，卻如之奈何？」因想道：「我有主意，不如悄悄通知江相，使他隱藏，或是覓婿早嫁罷了。」隨叫一個的當管家，分付道：「我不便修書，你可去拜上江太師爺，這般這般，事不可遲。」家人忙到江家去了。

卻說赫公子見莫知府推辭，不勝惱恨，遂備了一副厚禮，連夜來見姚太監，送上禮物。姚太監見了，甚是歡喜道：「俺受此苦差，一些人事沒曾帶來，怎勞公子這般見愛？若不全收，又說我們內官家任性了。」赫公子道：「如此，足見公公直截。」二人茶過，赫公子一恭道：「晚生有一事請教公公，今來點選幼女，還是出之朝廷，還是別有屬意麼？」姚太監笑道：「公子怎麼說出這樣話來，一個煌煌天語，赫赫綸音，誰敢假借？」赫公子又一恭道：「奉旨選擇幼女，還是實求美色，還是虛應故事？」

姚太監聽了大笑道：「公子正在少年，怎知帝王家的受用？今日所選之女進宮，俱要千中選百，百中選十，十中選一。上等者送入三十六宮，中等者分居七十二院，以下三千粉黛，八百嬌娥，都是世上無雙，人間絕色。如有一人遭皇爺寵幸，賜稱貴人，另居別院，則選擇之人，俱有陞賞。今我來此，實指望有幾個美人，中得皇爺之意，異日富貴非小。」赫公子道：「既是如此，為何晚生所聞所見，而又最著美名於敝府敝縣者，今府縣竟不選進，以副公公之望，而但以醜陋進陳，何也？」姚太監聽了大驚道：「那有此理？我已倒下聖旨，著府縣嚴查。府縣官能有多大力量，怎敢大膽隱蔽？若果如此，待我重處幾個，他自然害怕。但不知公子所說的這個美人，是何姓名，又是甚麼人家，我好著府縣官送來。」

赫公子道：「老公公若祇憑府縣在民間搜求，雖有求美之心，而美人終不易得也。」姚太監忙問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赫公子道：「公公試想，龍有龍種，鳳有鳳胎。如今市井民間，村姑愚婦，所生者不過閒花野草，即有一二紅顏，止可稱民間之美，那裏得能有天姿國色，入得九重之目？晚生想古所稱沉魚落雁、閉月羞花，皆是凜父母先天之靈秀而成，故絕色佳人，往往多出於名公鉅卿閥閱之家。今這些大貴之家女兒，深藏金屋，秘隱瓊闈，或仗祖父高官，或倚當朝現任，視客官為等閒，待府縣如奴隸，則府縣焉敢具名稱報？府縣既不敢稱報，則客官何由得知？故聖旨雖然煌煌，不過一張故紙；老公公縱是尊嚴，亦不能察其隱微。晚生忝在愛下，故不得不言。」

姚太監聽了，不勝起敬道：「原來公子大有高見，不然，我幾乎被眾官朦朧了。祇是方纔公子所說這個美人，望乞教明，以便追取。」赫公子道：「晚生實不敢說，祇是念公公為朝廷出力求賢，又不敢不薦賢為國。晚生所說的美女，是江鑒湖閣下所出，真才過道蘊，色勝王嬙，若得此女入宮，必邀聖寵。公公富貴，皆出此人。祇不知公公可能有力，而得此女否？」姚太監笑道：「公子休得小覷於我，我在朝廷，也略略專些國柄，也略略作得些禍福，江鑒湖豈敢違旨逆我？我如今，祇坐名選中，不怕他推辭。」赫公子又附耳說道：「公公坐名選中，也必須如此這般，方使他不敢措手。」姚太監聽了大喜。赫公子又坐了半日，方纔別過。

正是：

讒口將人害，須求利自身。

客人不利己，何苦害於人。

卻說莫知府的管家領了書信，悄悄走到江家門首，對管門的說道：「我是府裏莫老爺差來，有緊急事情，要面見太師爺的。可速通報。」管門人不敢停留，祇得報知。江章聽了，正不知是何緣故，祇得說道：「著他進來。」莫家人進來跪說道：「小人是莫太爺家家人，家老爺分付小人道：『祇因前日誤信了赫公子說媒，甚是得罪。不期新奉密旨，點選幼女人宮，已差太監姚尹，坐住著府縣官，挨戶稽查，不許民間嫁娶。昨日赫公子來見家老爺，意要家老爺將太師老爺家小姐開名送選。家老爺回說，小姐已經有聘，不便開名。赫公子大怒，說家老爺違背朝廷，徇私附黨。他連夜到姚太監處去報了。家老爺說赫公子既懷惡念害人，此去必無好意。況這個姚內官，是有名的姚瘋子，不肯為情。故家老爺特差小人通知老爺，早作準備。』」

江章聽了這些言語，早喫了一驚，口中不說，心內著實躊躇。因想道：「我一個太師之女，也不好竟自選去，又已經許人，況且姚尹昔日在京，亦有往來，未必便聽赫公子的讒口。」因對莫家人說道：「多承你家老爺念我，容日面謝罷。」就叫人留他酒飯。尚未出門，又有家人進來報道：「桃太監齎了聖旨，已到府中，要到我家，先著人通報老爺，準備迎接。」江章聽了嚇得手足無措，祇得叫人忙排香案，打掃廳堂，迎接聖旨。隨即穿了朝衣大帽，帶了跟隨，起身一路迎接上來。祇因這一接見姚太監，有分教：幽閒貞靜，變做顛沛流離。不知蕊珠小姐果被他選去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---

[返回 >> 定情人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